

# 迴廊幽唱

走看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

文／林思甄 攝影／吳德元

今年的八月到十月間，總統府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國立台灣文學館，共同利用總統府內部的迴廊，籌辦了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。雖然展覽空間受到諸多限制，但卻足以表現總統府對於文化事業的關心和期待。如果你來不及參觀它，那就跟著我們一起在紙上走走吧。



在為了這次的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而走進總統府前，我與它從來只是遙遙相望。我親眼目睹在它身前那片大空地，原有的嚴肅氛圍隨著時代的變化被稀釋開來，從一個稀落兩三車的停車場，變成一個不定期就要擠滿人潮的廣場。但建築裡面呢？這個聳立於博愛特區的磚紅色建築，是否也讓人耳目一新？

總統府的開放時間並不長，只有週一到週五、每天早上9~12點，短短3個小時。加上安全因素，需要訪客們排隊驗證，所以得多花費一些時間才進得去。加上當天早上還有幾部遊覽車載著為數不少的訪客前來，所以它並無法像一般的博物館般可以自由進出。不過總統府並不是一般的展覽空間，所以這一點點的不方便是很容易體諒的。況且我在排定今天的行程前，也已向熟悉內情的人事探聽過，先有了心理準備。

## 印象拼貼

從側門進入總統府後，一個個穿著便衣的憲警便引導我走進它內側的迴廊。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的所在並不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展場，而是散佈於此一迴廊中的部份空間及走道，間歇地與其他展覽主題及辦公室混雜在一起，形成十分紛雜的參觀經驗。從我所理解的博物館展示理論裡，這樣的展覽空間是絕對不合格的。但考量到建築本身所代表的意義和地位，

我想沒有幾位參觀者會對它的空間配置有所抱怨。事實上，在不同的展場裡穿梭，無所預期地瀏覽、參觀，是相當奇特的經驗。就好像看一場電影，卻發現映片師不斷地放入別部電影的膠卷，產生一種後現代式的離奇幻象。

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便是這個離奇幻象的軸心之一。它在迴廊上，用一個仿製文學館門柱的木造結構，告知參觀者它的存在，並旋即邀請參觀者走入一間展覽室。此展室雖小，裡頭要說故事卻很豐富。

首先是一部液晶電視播放著文學館的簡介短片，片長大約是七、八分鐘。電視旁則放了一疊文學館的刊物，因受潮而微微翹起的封面頁，吸引著參觀者去翻弄它。再旁邊一點是一張書桌，桌上陳列了一疊空白稿紙、一支沾水筆和一盞檯燈。從上而下的一束光線，直直地打在桌面上，白色的稿紙因而微微反光。但更迷人的，則是書桌後方的一扇拱窗。我刻意與它拉開距離，在沒有其他觀眾影響視線的情形下，模擬賴和、楊逵等人坐在書桌前振筆疾書的身影，並聽著自窗透入的光線與它同時灑下的灰塵溫柔地調情。但這個感覺是純粹的美學快感嗎？在一片寧靜中，我反芻著這個莫名奇妙的自問自答：似乎不是。（這算不算是先前忍受種種不便後的小小回饋？）

現代作家已經愈來愈少用稿紙寫作了，大多數人已經將書桌擺上一台電腦和一只鍵盤，連帶地連原本拿來收放文具、稿紙的書桌也變得輕薄，更不太可能讓自己背著光寫作——那是會看不見螢幕的！換句話說，眼下所見的場景，即使它的物件不是真正博物館級的文物，但從它的擺設方式、方位，即可透露一個時代及身處其中的一群人。這個能夠從其他展示物的陳列中獨立觀看的擺設組合，用布希亞的話來說，是一個符號，一個「物的結構語意系統」，它意味著一個即將從我們的經驗中消失了的「作者」身份。

但問題是，做為一個符號，它真的足以反應一段作家們曾經經歷的共同時光嗎？當然不是。首先，我無法想像1920年代的賴和有用檯燈的習慣，也無法想像無產階級的楊逵擁有用手工精心打造的鋼筆，更難以把厚重的書桌和鍾理和那塊寒酸的寫字板連結在一起。那麼，目下這個「物的結構語意系統」究竟在歷史的真實中有沒有重量？

跟著總統府導覽人員走進來的一群阿公阿媽們，打斷了我思考的線索。他們用翻閱蘋果日報的速度穿越展場，而我卻要以等待誤點火車的心情瞭望時光鐵軌的遠方嗎？舉起手腕，算算所剩不多的時間，只好趕快收拾起被總統府的寧靜打翻了的無盡思緒，移駐到一面訴說著台灣文學館所在館舍歷史的牆面。

## 虛實交錯

總統府和台灣文學館都是由日本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或監造，它們豐富的生命歷程，和台灣本身的歷史並時俱進，同時也很難教人遺忘。當文學只能緩緩地喚醒我們的共鳴時，建築扮演起說書人的角色；我們總是透過它默默的提醒，才能輕易地對某個已然揮別的世代有所感觸。這面牆上的老照片與其說是召喚歷史的靈魂，不如說是想像的窗口，讓不曾經驗的人、事、時、地，一次排列在面前，強迫我們正視它。

在這面簾地張開的歷史之網的隔壁，則是垂懸在天花板上的字，隱喻一首無聲的超現實詩篇。各別來看，它們是熟悉的文字符號，但卻不像先前的書桌般，暗示著一個想像、完整的故事；它也不像隔壁的歷史影像之牆，強勢地見證真實與存在。不過，這些在空氣流動中輕忽搖曳的字們，透過光與影的交錯，另有邀人為之編排曲譜的魅力。

人要衣裝，而另一牆面上那用衣架排排掛起的書，似在暗示著現代人已經太少從書中找到裝扮自己的方式。衣是穿給睽睽眾目的，書則是讀來滋養靈魂的。現在這個時代，若硬是要去貶抑衣裝的價值，也未免顯得太老頑固，但不讀書以致靈魂乾枯的實例，則常活生生地在我們的面前走跳。前些日子打開電視，看見名主持人蔡康永和徐氏姐妹在閒聊兼做菜，徐氏姐妹一直追問



蔡康永為什麼不會被更帥的男人把走。蔡康永回說「太帥的人沒有靈魂，因為他們太滿足於自己的外表」。眼前這個牆面所展示的，當然和選台前莫名蹦現的一個節目片段沒有關係，但它們卻都坦言，現代人常常無法在內在與外在間取得平衡。

另一個有趣的巧合是，蔡康永在上述節目裡說到，他之所以會和現在的男友George相戀，是因為他們在大安森林約會時，George跟那些整天只聽見引擎聲、只呼吸人類唯恐避之不及的廢氣的行道樹們說話。他要樹兒們乖乖長大，莫忘自己是一棵樹。而在這小小展間的正中央，正好就站立著一株樹，一株掛滿綠色葉子、葉子上寫滿密語的樹。

這棵樹雖非真樹，也不會像大安森林公園裡的樹一樣長大，但它卻是一個暗喻——每本書、每個字都是印在、寫在紙上的，正如寫在樹上一樣。如果我們的靈魂裡沒有樹，或者我們沒有時時澆灌它，那它便長不出葉子，吐露不出屬於自己的心聲。

就我所知，喜歡閱讀的人，通常也喜歡寫作。因為閱讀不但能快速吸收他人的智慧精華，也能像撞球時的開球一樣，一衝，便有靈感，以無所預期的姿態各自散開。透過這些靈感，閱讀的人反芻自身的經驗，在文字與文字間展開寧靜對話。

雖然我知道，這展間最初的設計理念，是把原本裝置在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裡的兩項主題展，濃縮後所得來，因此上述那些雜七雜八的念頭，其實並不存在於原本的規劃邏輯之中。可是觀賞展覽常常是這樣的。原本預料所想吸收的資訊，卻在設計者有心或無心的排設之中，留下了暗喻與伏筆。在這間充滿裝置的展間裡，雖然沒有擺設任何熟悉的文學文本，但卻足以引誘更豐富的個人經驗與其對話。這樣講來，好似我在參觀一場物體藝術展？

當然不是。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的核心還在外面的迴廊上，等著我去看看呢。

從主題來看，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在迴廊上的展示，共分為「深耕土地·追求現代」、「多音交響·族群共榮」、「分享記憶·開拓主題」、「發現台灣文學史」、「匯聚潮流·迎向世界」、「時空走廊·文學素顏」等幾個部份。與展室內那充滿隱喻的物件相反地，迴廊上的展示所要呈現的訊息十分地清楚。就其文字訊息及結構來看，可說是文學館常設展的濃縮版本。眾多的文學書籍，被置放在一個個的木櫃中，延著廊道而立，宛如站崗的憲兵。牆邊則垂下一張張帆布旗，且因今日風大，在陣陣吹拂下，帆布旗不斷撩起裙角，也撩起細讀的慾望。



### 身在總統府

讓人有點混亂、但也相當有趣的是，這個展出的迴廊，並非空無一物，而是仍然在使用中的。因此在閱覽掛布與木櫃所呈現之訊息的過程中，總會經過其他房間的門口。房裡可能是展示室，擺放著與台灣有邦交之元首所贈與之禮物，或是介紹總統府建築與歷任總統的歷史文物。有的房間則總是緊閉著，並在門上掛起「辦公空間，請勿打擾」字樣，或是有憲兵顧守門口的廁所。再加上許多身形挺拔的軍官和理個小平頭的阿兵哥，不斷穿梭在迴廊上喊著「學長好」、「長官好」的聲音，林林總總的原因，不斷地將我從過度專心的參觀腳步裡拉回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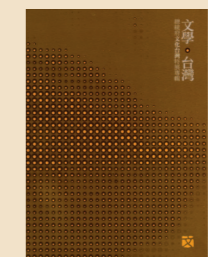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全無預期的參觀經驗，一再提醒著我身在「總統府」。不管它裡頭辦的是什麼主題的展覽，「總統府」的存在總是掩蓋了一切。再有系統性的主題，也要被它給切個七零八落，更何況是「文學」這個主題。幸好我對於文學館內原有的常設展很熟悉，能夠從記憶資料庫裡，還原原本展示空間的樣貌及展示主題相互之間

## 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

展期：2007.7.30~10.19  
地點：總統府一樓迴廊A1~A11展區

為讓文化與民眾的生活能充分融合、廣為參與，進而產生對文化認同的原動力，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，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的『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——文學·台灣』展覽，自7月30日起至10月19日在總統府一樓迴廊及特展室展出，藉由台灣文學因應時空背景、書寫語言、作家創作神髓，及與國際接軌等傳承脈絡的展現，讓民眾可以親炙台灣文學巨擘的所思所想，也讓民眾能更親近台灣文學。

策展：國立台灣文學館 王嘉玲 助理研究員



### 《文學·台灣：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專輯》

出版單位：國立台灣文學館  
編者：林民昌主編  
出版日期：2007年8月1日  
定價：120元

的邏輯。但對於剛剛從我身邊走過的那群國小學童而言，我就有點懷疑了。

在心神猶豫之間，已走到了「作家素顏」主題所在的牆面前。沒有他們的存在，「台灣文學」就不會是今天這副模樣，也就沒有人為我們留下屬於台灣人共同的生命經驗與記憶。他們如今被展示在總統府的迴廊上，雖然不是如台灣文學館般，乃專為他們而設置的展場，但卻仍是他們生前絕對想不到的經驗。

世界先進國家常會拿文學家、音樂家或畫家的肖像來當成紙鈔的圖樣，讓國民熟悉這些象徵其文化高度的偉大心靈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也有相同的意味。但如何將這份敬意做得更為徹底，也許是未來每個政治人物都應該勉力而為的。政治的勝負往往只對少數人有利而已，而文化上的復興，受益的卻是全體人民。也許，這是「文學·台灣——總統府文化台灣特展」在受盡種種展場限制的委屈之後，給予「總統府」的幽微暗示？

